

苏东坡的“花”样人生

葡萄架下的母亲

鲁瓖

今年的“五一”假期回到老家,看着自家土墙老屋孤零零地夹在周围几栋高大的水泥红砖屋之间,显得是那般的孤单。加上老屋前几近荒弃的院落,心中不免有些许感伤。

在老屋前的园田里,母亲今年只种了一小垄蔬菜:葱、辣椒、豇豆等几样,不像往年一大片园田都种得满满当当。留下的空地,一些不知名的野草,便肆无忌惮地挤占了那一方土地。老屋前那不大的鱼池里,水已经泛起盈盈绿苔,不忍去看。最是不忍睹的,还是那架葡萄藤,苍劲弯曲的藤蔓如蛇般匍匐在木架上,根根暴露。

往年,藤蔓上的叶子,层层叠叠碧绿青翠,不但看不到藤条,就连支撑葡萄藤的木架都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正午,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大地,可老屋的小院里,却有一处怡人的阴凉,让我在闷热的中午,有个看书的好去处。

如今,满架的翠绿不见了踪迹,几片稀疏萎靡的葡萄叶无精打采地散落在藤蔓间。还有那一串一串的葡穗,低垂在藤蔓下,青色的果实,也少得可怜。看着一颗颗瘪掉的果子,心里蔓生出莫名惆怅。

母亲见我在院子里站得久了,便拿了一把旧木椅子过来让我坐。她没再多说什么,径直走到院墙边,蹲下身子,伸出双手,似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将那几株长得已齐膝的野草拔了出来。夕阳的余晖透过葡萄架的缝隙,洒落在母亲的背上,反射出柔和的光芒,有如母爱的辉泽。

“往年门前的这块园田里您总是种满了菜,今年怎么就种了这一点呢?”我轻声问母亲。

母亲没有转过头来,一边拔草一边说:“现在种这点就够了,种多了也没人吃,你们都不经常回来。我和你爸都老了,也吃不了很多……”

我听了,心里一酸,小声说:“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了,就少种些。”说完,心里有隐痛一浪一浪地翻涌上来,喉咙也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发不出一声声响。

我立在母亲身后沉默着,眼睛里面有抑制不住的液体往外涌,瞬间看不清了母亲的模样。我忙低下头摘下眼镜,佯装飞虫迷了眼,用手揉着模糊的双眼。

母亲站起来,扶着葡萄藤的支架,伸了伸腰,全白的头发在那几片稀疏的葡萄叶子的映衬下,越发白得发亮。

摘尽枇杷一树金

彭晁

小时候感冒了咳嗽,母亲买来枇杷露让我喝。褐色稠汁入口,透嗓的甜润不带腻感,淡淡的果酸缠绕舌尖,止咳之余,身心积聚多日的燥气也被抚平。

彼时,我还不知道枇杷这种植物,视野里除了槐树、白杨,就是果实可食的杏、桃、苹果、梨。及长,才知枇杷是中国南方的一种植物,药店那些枇杷膏、枇杷露、枇杷糖浆就取材于它。

再后来,求学南方,与枇杷才有了真正的相遇。有一年,去塘栖古镇,正是枇杷上市的季节。在这座古老运河最南端的古镇,枇杷的成熟让游人更多了。逛完古镇,站在人挤人的广济桥上看风景,又找了一户人家去摘枇杷。这次的收获是不只提了一篮子枇杷回家,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枇杷树。

枇杷树与众不同,它在秋冬时开花,冷香散开之际颇有些清凛意味,然而一逢春朝暖意升空,它又是夏天较早成熟的果实。五月天里,若在南方湿漉漉的街巷走过,只要眼光瞥到高处的枇杷树结果了,便知盛夏渐近。

渐渐地,枇杷吃得多了,也能分辨一二。我偏爱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听这名字,就颇有诗意。小满前后,初夏阳光下,白玉枇杷像是玉雕一般挂在枝头,煞是好看。晋书《广志》里说:“枇杷,白者为上。”那么,白玉枇杷就应是枇杷中的佳品了。食之,皮薄肉白,汁又多,入口甜而不腻,以至有一个“金银蜜罐”的称呼。

枇杷是清雅之物,经常入画。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沈周画过好多次枇杷,有一幅《枇杷》,他画得简洁,款曰:“有果产西蜀,作画凌早寒,树繁碧玉叶,可叠黄金丸。吴昌硕的《湖石枇杷图》,齐白石的《枇杷扇》,都是写意之作,勾起了我的味蕾。

但枇杷在苏州东山,不仅是味蕾之欢,更是一座古镇的历史记忆与胎记。有一次,在陆巷古村惠和堂门口对面的照壁上见到了砖雕之作《九狮图》,里面就有枇杷和山雀的图案——古画里有枇杷者,则多山雀。

吃枇杷,宜读旧帖,亦宜读元曲、明清小品,更宜读清末海派画家的作品。倘若在初夏,一边吃枇杷,一边翻翻闲画,也是一段逍遥时光。南宋诗人戴复古在初夏游园时作诗:“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

酸枣树的品性

岳宣义

见微知著,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美,于平淡中书写奇峰耸峙,是好诗文的特点。在近日举行的张庆和文学创作50年诗人作家联谊会上,作家们对其诗文的评价是,婉约中有豪放,宁静中有呐喊,能从事物表面洞察本质,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实现文学艺术质的飞跃。

文学爱好者们一般谋面不多,却神交于文。通过在网阅读其作品,对一位作者产生最初印象。我对庆和的印象源于他的散文《峭壁上的酸枣树》。初读此文时,感觉思维闸门被打开,在广袤时空里,一泓甘泉自由奔腾,酸枣树的品性和精神跃然纸上,使人心向往之,产生去寻找那棵峭壁上的酸枣树的欲望。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所在的团驻防在太行山一个叫许家沟的地方,营区周围贫瘠的山坡上长满了酸枣树。这种树呈簇丛状,并不高大。春天开着淡黄色的小花,秋天圆而火红的果实挂满枝头。

常年与酸枣树相伴,并没感到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一年武汉军区歌舞团来团里慰问演出,那些在大城市里待久了的俊男靓女们,纷纷去摘酸枣果吃,说它能治疗失眠。我们这些成天摸爬滚打、“苦练200米内硬功夫”的步兵,与苦累为伍,与失眠无缘,所以对酸枣能治失眠之说,只是哑然一笑,并不以为意。

读了《峭壁上的酸枣树》一文,才发现酸枣树身上有许多我不曾了解过的品质,而这些都被作者看在眼里。没有挺拔青松的伟岸,也没有平野百花的花芬,但它却站在悬崖峭壁之上,经受严霜冰雪,不屈不挠,生生不息。

弱中见强,小中见大,平中见奇,险中见胜,是读完《峭壁上的酸枣树》这篇文章后,酸枣树留给我的印象,也是作者给喜爱文字的我带来的深深启发。

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一下子就自我放飞了。不仅放飞,还乐不思蜀:“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有甚者,又写出《纵笔》一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被政敌章惇看到,惊曰:“苏某尚尔快活耶。”遂再贬儋州。

儋州是何等地方啊。《儋县志》云:“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郁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苏东坡《答程儒书》:“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即便如此,他还是写下《纵笔三首》,其一曰:“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喝点小酒,自我解嘲,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苏东坡的人生,有金榜题名、位极人臣的巅峰,也有身陷囹圄、一贬再贬的磨难。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活出超然物外的旷逸气质、诙谐天真的盎然情趣、从容不迫的潇洒风度,只因他心中有花、有天真、有善良、有美好。

闲看儿童捉柳花

(轴)

周臣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幅画柳荫庭院,三名童子于春风中捉花絮,一翁服巾,闲立旁观。画题系出自白居易《别柳枝》“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与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画幅构图取边角式,虽与浙派同样传承自马、夏传统,但却有无浙派刚劲的笔调,处处洋溢着南宋院体绘画抒情的风致。周臣弟子仇英的工笔人物画,殆种源于此。



夏意荷上起

王国梁

我总觉得,季节转换时,大自然会委婉地提醒人们一下,呈现出某种小小的仪式感。比如,夏秋之交的落叶飘飞,秋冬交替的萧瑟寒风,冬春之际的一抹新绿。

可是,春夏之交,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让人觉察不到时光的背景即将转换。因为春末时草木的盛况已经铺展开了,夏天不过是沿着春天营造的气势漫不经心地走来,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一枝荷花,才意识到夏天是真的来了。那是我经过一片荷塘,不经意间侧目的时候,看到一枝含苞待放的荷花,正亭亭立于万顷绿海之上。我的脑海里立即冒出两句写初夏风光的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荷初露,诗意盎然。虽然我没有看到蜻蜓,但我知道它们会循着荷香赶来赴一场约会。这场约会,是夏之约。一枝荷花就是夏天的代言人,她早早起来宣告夏天的到来。原来,夏天也是如此善解人意,季节悄然过渡,不让人感到突然,却隐藏着小惊喜。

那一枝荷花优雅地站立着,亭亭的模

样仿佛一位准备舞蹈的少女,虽然还未曾移动舞步,但起了范儿,酝酿了情绪,做足了一切准备。即使有微风吹过,她也纹丝不动,仿佛怕惊扰了悄然而来的灵感。这枝荷花的花瓣紧紧拢着,里面似乎藏着无数个她和夏天的秘密,让人无限期待。荷花的花瓣是粉色的,而且她的粉色是有层次的,有个渐变过程,边缘和顶端颜色较深,花托部分颜色较浅。粉色本身就是惹人怜爱的颜色,再加上她在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颜色,更让人觉得她多了几分雅致,不由联想到她盛开时的美丽。

我想这应该是荷花最美好的时刻。都说“花未全开月未圆”是最美的境界,其实万物都是希望初露时最美,如同这枝紧紧收拢花瓣的荷花,里面有太多美好需要绽放和呈现。这样的状态,给人憧憬。有了憧憬,才会觉得未来是明亮和美好的。我记得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有人花费90多个小时拍摄荷花开放的完整过程,然后把关键镜头连贯成不到一分钟的视频。一朵荷花慢慢舒展花瓣,自然而优雅的跳起灵性的舞蹈。一枝初夏的

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生命的本质,不经历风霜就开不出瑰丽的奇葩来,是谓“宜霜”。诗人赞颂陈襄的风骨,又何尝不是以此自况。

又一日,苏东坡到杭州吉祥寺看牡丹。春已老,花将谢。从寺僧得知,陈太守今年未来看花。苏东坡代花不平,作了一首短诗给陈襄:“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陈襄读了诗,深感愧疚,次日即邀大家同往吉祥寺赏花饮酒。苏东坡席上再赋一首,代花致意:“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前一首写牡丹的幽怨,后一首写牡丹的深情,把花的娇羞嗔怪、脉脉含情和太守的深情厚谊、高尚风骨刻画得入木三分、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常人看来,苏东坡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团崎岖坎坷、颠沛流离的乱麻花。我用“8341”将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作了概括。他当过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扬州、颍州、定州“八州太守”,做过吏部、兵部、礼部“三部尚书”,遭过黄州、惠州、儋州和未及到任的汝州“四处贬谪”,任过一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皇帝秘书”。

苏东坡从政40年,在地方33年,在朝廷7年;在任做官28年,被贬谪12年。他的足

绽放的母亲

董敏

岁月,用纵横交错的沟壑雕刻母亲的青春故乡的云,还有晨雾在茶园袅袅的山歌中伴着母亲早出晚归

携一缕风,把酒向皎皎明月月色将母亲的脸庞勾勒成淡淡的笑容燕子的呢喃,濡湿思念的泪花照亮了黑夜中的游子母亲灶头明亮的灯火萦绕在故乡吊脚楼深夜的瓦片上

夏夜,躬身跨进五月的篱笆摘一朵傍晚火红的杜鹃花别在母亲的门楣让花儿和母亲一起悄悄绽放

且向人生偷个“闲”

李鑫

《说文》曰“閒,隙也,从门从月。生活中,繁忙是主旋律,难得闲下来,但越是忙碌,越要想办法给自己留点“闲”。

闲身,修复生命。《菜根谭》有云:遇忙处会偷闲,处闹市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如果说,忙是对生命的释放,闲就是生命的自我整顿。闲,可以是彻底停下来来休息,也可以是每一个忙碌中的小憩。

久坐之后,起身踱步,舒展身体;久视之后,极目远眺,闭目养神;久思之后,调整呼吸,放空自己。磨刀不误砍柴工,人不是工具,不是机器。休息,是人作为一种生物的自然规律,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闲”,隐藏着一个人生活的智慧。

闲心,重拾自我。心中事情装得越多越满,往往内心越繁杂而迷茫。老舍曾写过一篇文章《忙》:近来忙得出奇。恍惚之间,仿佛看见一狗,一马,或一驴,其身段神情颇似我自己;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闲情,品味生活。罗素曾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没有闲暇,就接触不到许多美好的事物。”有闲情能增加人对自然之美和日常之美的感知力,对细微之物的洞察力。英国诗人西格里·萨松曾写下: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人可以有如猛虎般的远大雄心,但心底处亦能有品味细微的闲静之情。

明人袁中郎谓:“世间第一等便宜事,真无过闲适者。”宋代向子諲诗云:“月在两山间,人在空明里。山色碧于天,月色光如水。心闲物物幽,心动尘尘起。莫向动中来,长愿闲如此。”

天地间有大美,闲时别忘抬头看山望月,这份闲情又最难得,非要舍得用心之人。



静物 亨利·卢梭